

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话语策略研究 ——以《纽约时报》报道“一带一路”为例

陈 钦 林丽珍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摘 要] 从认知视角研究 CDA 已成为热点之一, 宏观上有 van Dijk 的社会认知模式, 微观上有 Hart 的策略理论。从 van Dijk 的模式中可发现, 《纽约时报》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凸显出中国的消极他者影响, 体现了其意识形态; Hart 从 EP 和 CLA 视角对《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一带一路”的语篇进行微观分析, 发现其意识形态操控隐性地体现在话语策略中。《纽约时报》主要借力指称策略、述谓策略和框架化策略, 制造各种有关中国的带有威胁性的消极影响的言论, 以阻碍“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对实现意识形态的话语策略的微观解读进一步验证了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融合的可能性。

[关键词] 话语策略; CDA;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8)04-0067-08

一、引言

范·迪克(van Dijk)认为, 新闻不仅是一种话语, 而且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 这种话语不仅提供了关于社会事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认知模式的大致框架, 还提供了证明这些框架正确有理、无处不在而又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和态度结构^[1]。任何媒体从本质上说都不是中立的、懂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协调者, 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的主体。媒体“新闻所再现的现实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2]。

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已为我国受众所认识并熟悉, 对于这种意识形态化倾向, 我国受众更多是从涉及我国政治、经济、民族等问题的重要事件的报道中获得认知的^[3]。

自 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关于“一带一路”的国外舆情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

注, 大多集中于美国、日本、印度、阿拉伯世界、土耳其等各国主流媒体对该倡议的认知和反应^[4]。研究表明, 各国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呈现出复杂性, 其中负面报道居多, 负面集中于质疑中国的意图。美国媒体惯用固有的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构建的中国形象一直是消极和负面的^[5]。美国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也具有复杂性, 以消极为主^[6]。也有美国媒体或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认为中国有很大的野心, 想借“一带一路”战略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7]; 或质疑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动机, 对中国不乏偏见和误解^[8]。更有美国主流媒体将中国扭曲为制造事端、威胁的“霸权”者, 恣意阻碍“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9]。

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可以发现, 目前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话语构建印证了辛斌的观点——新闻报道从来就不是绝对公正客观的。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受各种政治集团和权力集团的

[收稿日期] 2018-09-14

[基金项目] 2016 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基于隐喻架构的中美媒体‘一带一路’报道对比与中国话语权构建”研究(FJ2016C152)。

[作者简介] 陈钦(1984-), 女,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讲师。

林丽珍(1987-), 女,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讲师。

利益驱动,许多英语新闻看似客观公正,实则含而不露地表达出各种意识形态,对读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0]。

范·迪克(van Dijk)认为,新闻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构建更多地依托不同的文本结构和与这种结构“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新闻制作过程中的策略选择^[11]。探究语篇中所操纵的话语策略和其背后的认知机制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也是近年来 CDA 研究的热点^[12]。

Hart 的话语策略分析模式融合了进化心理学 EP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和认知语言学 CLA (Cognitive Linguistic Analysis)。本研究尝试从这一模式出发,选取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为代表,从微观层面探讨其报道“一带一路”时所使用的话语策略。

二、范·迪克“意识形态方阵”与 Hart 的话语策略

范·迪克(van Dijk)认为,意识形态包括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立所定义的非常普遍的“极化模式”(polarisation schema)。这意味着在涉及团体和团体冲突时,组群以某种方式建立了我们和他们的意识形态形象,即积极正面的自我再现(positive self-representation)和消极负面的他者再现(negative other representation),积极的自我再现和消极的他者再现似乎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属性^[13]。

范·迪克(van Dijk)在有关种族歧视和话语偏见的批判话语研究当中,提出意识形态方阵(ideology square)理论,集中概括了各种隐含意识形态的话语策略,他将其总称为“极化策略”(strategy of polarization),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强调我们好的性质/行为;第二,强调他们坏的性质/行为;第三,弱化我们坏的性质/行为;第四,弱化他们好的性质/行为^[14]。

继范·迪克(van Dijk)之后,Hart 认为,认知视角在 CDA 中必不可少,并特别主张,在解释和阐释阶段分别采用一种以进化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认知方法^[15]。我们认为,van Dijk 的社会认知模式为宏观上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Hart 的融合了进化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话语策略分析模式,为微观上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

Hart 认为,传统 CDA 主要存在两个理论漏洞:一是对认知进化的解释,即解释为什么使用特定的话语策略(discursive strategies)以及为什么它们有效;二是对特定语言结构在认知特定话语策略中的

表现和作用的认知语言的解释。这两个漏洞可以通过借鉴认知科学的两个特定领域来弥补:进化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从这一角度看,新的理解和分析语篇操作和意识形态的方法出现了,CDA 可能变得比现在更有启发性^[16]。Hart 在分析移民语篇^[17]和政治抗议语篇时^[18]使用了这种新的模式。在话语实践中,语篇的强制说服通常隐性地体现在各种话语策略中,话语策略显性地实现语篇的强制说服。

Hart 指出,我们很容易想象进化心理学、认知语言学与 CDA 的融合,这种融合可以被应用于分析任何一个区分我们/他们这类重要特征的话语领域^[19]。常见的话语策略主要有指称策略(referential)、述谓策略(predicational)、近体化策略(proximization)和合理化策略(legitimization)、框架化策略(framing)等^[20]。成功的指称策略和述谓策略有助于实现认知效果,因为这两种策略加深了原有的认知。Chilton^[21]和 Cap^[22]认为,指称策略重现内部和外部两个对立的认知表征,或是指示中心实体(deictically-central entity)和指示外围实体(deictically-peripheral entity)。近体化策略是在话语空间理论(discourse space theory)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从空间、时间和价值论三个维度将参与者(actor)、情景或事件视为对自身的威胁,让受众感受到自身行为的合理化。实现强制说服的话语策略还包括合理化策略。强制说服依赖于主张的合理化。合理化有利于强制说服,因为它确立了被信任的权力^[23]。Hart 提出了强制说服的另一策略——框架化策略。在框架化策略中,说话人能够将凸显的知识概念化,特定的知识领域可及,进而形成一种推理模式^[24]。框架化策略是 Hart 在 Fillmore 框架语义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批评的角度看,在语篇框架中引入任何一个要素,都会激活框架中的剩余部分^[25]。Hart 认为,框架化策略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是范畴化(categorization),二是隐喻化(metaphorization)。本文将探讨《纽约时报》在“一带一路”语篇中的主要话语策略的使用情况,如指称策略、述谓策略和框架化策略。

三、《纽约时报》强调“他者”消极影响的意识形态

研究以“One Belt and One Road”“Belt and Road”“China Silk Road”作为主题检索词,设定时间节点为 2013 年 10 月 3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选取《纽约时报》聚焦“一带一路”展开的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主题报道,共获得符合标准的

样本语篇 38 篇,约 56,417 字。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已经能够将联盟之外的成员与威胁联系起来^[26]。《纽约时报》在针对“一带一路”的报道中,构建了各种关于中国的消极的他者身份,如“扩张者”“威胁者”“财团”“武器供应者”

等,意在提醒人们提高警惕,不要被中国“一带一路”的伪装欺骗,而使其实现深藏的“地区霸权”野心,这加重了周边国家的忧虑。表 1 为《纽约时报》关于中国“一带一路”的部分报道。

研究将继续从 Hart 的 EP 和 CLA 的话语策略

表 1 《纽约时报》关于中国“一带一路”的部分报道

| “他者”的不同形式 | 例句 |
|-----------|--|
| 扩张者 | 1.“中国想要重塑世界金融与经济结构。”(“China wants to remake the glob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选自《中国计划一条新的丝绸之路,但贸易伙伴很警惕》。(Cited from <i>China Plans a New Silk Road, but Trade Partners Are Wary</i> .By Keith Bradsher, Dec. 25, 2015, NYT.) |
| | 2.“北京方面似乎也在加大对国际组织的压力。”(“Beijing also appears to be stepping up pressur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选自《中国发现自己的全球雄心跟自己后院的事儿相比变得渺小了》。(Cited from <i>China Finds Its Global Ambitions Humbled in Its Own Backyard</i> .By Michael Forsythe and Austin Ramzy, May. 18, 2016, NYT.) |
| | 3.“但中国大陆的意图让台湾的许多人感到担忧,他们认为这种更密切的关系是推动北京实现政治控制目标的工具。”(“But China’s intentions worried many in Taiwan, who saw the closer relations as tools to advance Beijing’s goal of political control .”) 选自《中国发现自己的全球雄心跟自己后院的事儿相比变得渺小了》。(Cited from <i>China Finds Its Global Ambitions Humbled in Its Own Backyard</i> .By Michael Forsythe and Austin Ramzy, May. 18, 2016, NYT.) |
| | 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旨发言人,为全球化提供了有力的辩护,并表明北京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s a keynote speaker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Switzerland, offered a vigorous defense of globalisation and signalled Beijing’s desire to play a bigger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选自《中国的“丝绸之路”攻势将对抗“孤立主义”》。(Cited from <i>China Says “Silk Road” Push Will Counter “Isolationism”</i> .Feb. 2, 2017, NYT.) |
| | 5.“丝绸之路计划让中国在一个巨大的大陆上发挥影响力,并进入这个大陆 - 这个大陆拥有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点,比如吉布提。”(“The <i>Silk Road</i> initiative gives China influence in, and access to, a huge continent —one with growing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ally important spots, like Djibouti.”) 选自《纽约时报》专栏“今日评论”。(Cited from the <i>Opinion Today</i> newsletter. Mar. 10, 2016, NYT.) |
| | 6.“分析人士说,这种兴趣表明,中国企业正在利用北京的“一带一路”项目 - 巴基斯坦是这一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 帮助在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向海外扩张。”(“Analysts say the interest shows Chinese firms are using Beijing’s ‘ <i>One Belt, One Road</i> ’ project - a global trade network of which Pakistan is a key part - to help expand abroad at a time when growth has slowed at home.”) 选自《在北京“丝绸之路”的铺张浪费中,中国公司关注巴基斯坦》。(Cited from <i>Amid Beijing’s “Silk Road” Splurge, Chinese Firms Eye Pakistan</i> .Feb. 2, 2017, NYT.) |
| | 7.“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中国在巴基斯坦经济中日益重要的角色感到兴奋,包括贸易联盟。贸易联盟说,中国公司过去对非洲当地工人的虐待已经引起了贸易联盟的警惕。”(“But not everyone is excited by China’s growing role in the Pakistan economy, including trade unions, who said Chinese companies’ alleged mistreatment of local workers in Africa in the past had alarmed them.”) 选自《在北京“丝绸之路”的铺张浪费中,中国公司关注巴基斯坦》。(Cited from <i>Amid Beijing’s “Silk Road” Splurge, Chinese Firms Eye Pakistan</i> .Feb. 2, 2017, NYT.) |
| 威胁者 | 1.“中国庞大的海外支出帮助它取代了美国和欧洲,成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地区的主要金融力量。”(“China’s enormous overseas spending has helped it displa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s the leading financial power in large part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选自《根据中国来制定规则》。(Cited from <i>The World According to China</i> . Sep. 9, NYT.) |
| | 2.“这也提醒我们,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挑战日益严峻。”(“It’s also a reminder of China’s rising strategic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选自《美国第一,在非洲》。(Cited from <i>America First, in Africa</i> . Aug. 10, 2016, NYT.) |
| | 3.“继续使用 Pepfar 的压倒性理由是人道主义的。然而,它的附带好处是在一个我们对全球影响力的主要竞争对手非常活跃的大陆上促进美国的利益。”(“The overwhelming reason to continue Pepfar is humanitarian. Yet it has the ancillary benefit of promoting American interests on a continent where our main rival for global influence is very active .”) 选自《美国第一,在非洲》。(Cited from <i>America First, in Africa</i> . Aug. 10, 2016, NYT.) |
| | 4.“中国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和更强,它的金融影响力正被世人所感受。”(“The world’s second-biggest economy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richer and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ts financial clout is being felt the world over.”) 选自《中国发现自己的全球雄心跟自己后院的事儿相比变得渺小了》。(Cited from <i>China Finds Its Global Ambitions Humbled in Its Own Backyard</i> . By Michael Forsythe and Austin Ramzy, May. 18, 2016, NYT.) |
| 财团 | “中国拥有雄厚的财富;一个由中国主导的财团,收购了更多的商业和土地。凭借其财富和市场,中国是一个诱人的合作伙伴;在酒店、餐馆和这个城市的机场,衣着光鲜的中国人的数量似乎超过了我们。”(“The Chinese have got deep pockets ; a Chinese-led consortium; snap up more business and land. With its wealth and markets , China is a tantalizing partner ; sharply-dressed Chinese appear to outnumber Westerners in hotels, restaurants and the city’s airport.”) 选自《在北京“丝绸之路”的铺张浪费中,中国公司关注巴基斯坦》。(Cited from <i>Amid Beijing’s “Silk Road” Splurge, Chinese Firms Eye Pakistan</i> . Feb. 2, 2017, NYT.) |
| 武器供应商 | “中国正在帮助建设近十几条铁路线,并且已经是一家军事供应商,向土耳其销售技术含量较低的战场火箭。”(“China is helping build nearly a dozen rail lines, and it is already a military supplier , selling lower-tech battlefield rockets to Turkey.”) 选自《中国计划建设一条新丝绸之路,但贸易伙伴对此持谨慎态度》。(Cited from <i>China Plans a New Silk Road, but Trade Partners Are Wary</i> . By Keith Bradsher, Dec. 25, 2015, NYT.) |

的视角出发,进一步研究《纽约时报》突出消极“他们”(中国)的意识形态下所使用的话语策略。

四、《纽约时报》实现意识形态操控的话语策略

(一)指称策略

指称策略是偏见交际 (communication of prejudice) 中的最基本策略^{[27][28]}。该策略通过划分组群内和组群外来探讨人类对同盟组群 (coalitional group) 进行范畴化的能力^[29]。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最基本的生存策略是组群生活。组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这种合作建立在互惠利他主义的基础上;组群间的关系则是竞争的,这种竞争建立在对有限资源的互相争夺上。在现代社会,表示组群界限和从组外成员感受到威胁的信息不同于在进化适应性环境中的直接人际交往,而是来自人们对话语的操纵,构建组群界限的话语策略首先是指称策略^{[30][31]}。

指称策略通常以表示明确 (explicit) 和指示 (deictic) 的名词词组形式存在^[32]。Hart 在对移民语篇进行分析时主要运用了指称策略中的国别化 (nationalisation)、解空间化 (de-spatialisation)、异化 (dissimilation) 和集体化 (collectivisation)。

国别化指通过国别性的词转喻指代一类人来区分组群。例如: 1. *Western countries* feared a loss of military secrets if *Chinese* technology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urkey's air defenses. 2. But *Beijing's* effort to revive ancient trade routes, a plan known 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causing geopolitical strain, with countries increasingly worried about becoming too dependent on *China*. 例中, *Beijing, China, Chinese* 指称中国政府、中国国家及中国科技的这个组群的国别性; *Western countries* 指称西方国家的国别性,二者形成了不同的组群,而中国则是与西方国家对立的他者组群。

解空间化通过国别性的、人类学性的 (anthroponyms)、行为性的词来指代地理性的或隐喻性的空间,从而区别组群。例如: *The clashes, in which demonstrators threw stones and police used tear gas and water cannon, underlined the resentment at China's expansion felt by some local people, who feared they would be forced from their homes*. 例中,《纽约时报》将中国人与当地人民相区别,将中国的“一带一路”构建成“扩张”。

异化指通过外来的、人类学性的

(anthroponyms)、空间比喻性的词来区分组群。例如, *In Xinjiang that are much more worrying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n any natural disaster. Uighur-language education as people from the Han majority have settled in Xinjiang by the millions*. 例中,《纽约时报》通过隐喻性的词 *natural disaster* 以及行为性的词 *the Han majority* 将中国与新疆及其他国际受众划分为组群外与组群内部成员。

集体化是通过集体性质的词 (例如有区别性的代词) 来指代并区分组群内 (自者) 和组群外 (他者)。例如: “*They (China)* were really angry with the new government, until it agreed (to) an 80 percent port deal,” the source said,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becaus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e talks. 例中, *They (China)* 具有典型的指称性,通过国别化词 *China* 指称中国,通过人称指示代词 *they* 与 *China* 实现同指,强调组群外的“中国”对参与到“一带一路”的斯里兰卡新政府非常不满,直到当局同意了80%的港口协议后,“中国”才感到满意。而且引用的消息源因交谈的敏感性而匿名。一方面将中国划在组群外,另一方面又制造所谓的话题敏感性,欲言又止,话语生产者《纽约时报》的意图不言而喻。

指示间距隐含的距离感有助于帮助听者理解说话者设定的框架。第一人称是从指示中心出发,第二人称离指示中心较远,第三人称谈及的对象离指示中心最远。在指称中国政府、媒体、企业等机构时,《纽约时报》倾向于使用“国有”“国立”“公办”“政府控制”“汉族统治的”等第三人称指称词,如 *Beijing stated-owned, state-backed, State-control, Beijing-approved candidates, Government-control media, Han-dominated authorities, the state news agency, government-controlled media, state-run electric company* 等,这些第三人称指称词被过度聚集使用 (overlexicalization)。在 CDA 中,词汇的过度聚集使用是指使用大量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对同一事物进行反复描述,凸显被描述对象的某些特征,引发受众的特别关注。《纽约时报》通过“国有”“国立”“公办”“政府控制”“汉族统治的”等第三人称指称词,凸显中国政府“控制”民众、脱离民主的消极面,会使国际受众对中国及“一带一路”的所有相关信息的认知和评价或多或少带有敌对性、排斥性。《纽约时报》将美国和其他国家划分在同一个组群,将中国划分在另外一个组群。指称语的指示间距体现出说话者与听者的亲疏,在语篇中激活了受众对中国政府不一样的情感和价值观。Fowler 将其称为“同中心主义”

(homecentrism), 其特点是偏爱群组内的个人、社会和国家, 排斥群组外的个人、社会和国家, 将其视为对己方的威胁^[33]。面对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强大的现状, 美国倍感压力与挑战, 因此, 美国处处将中国视为具有威胁性的“他者”而加以排斥。《纽约时报》运用“指称策略”把对中国的“他者否定表征”渗透到话语中, 暴露出其对中国政府的偏见和贬低中国的心态。

(二) 述谓策略

述谓策略是自我和他者表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语篇生产者在语篇中使用述谓策略来促进将威胁暗示与组外群体联系在一起再次表征 (Text-producers use predicational strategies in discourse to promote re-presentations which associate threat-connoting cues with the out-group)^[34]。

Hart 指出述谓策略可以从句法 (syntactic)、语义 (semantic) 以及语用资源 (pragmatic resources) 等方面得以实现^[35]。具体有: 赋予对象特定特征的形容词、介词短语与关系从句, 赋予对象特定特征的数词和数量词, 以具体方式描述行动与事件并赋予对象特定数量及特征的动词和名词化动词, 赋予指示物特定内涵的名词。

提到中国政府的行为时, 《纽约时报》使用了如下赋予中国政府特定特征的形容词: *stringent* policy, *hard-line* political tactics, *heavy-handed* control of the news media, *Government-control* media。“严厉的”“强硬的”“高压的控制”“压制的”“政府控制的”等带有消极修饰的词的使用, 进一步放大了受众对中国的“对立”情绪。van Dijk 指出, 从认知来说, 词的修饰具有表达事件模式中的结构和观点的功能, 它还具有夸张等修辞功能, 其基本方式是用积极词汇修饰自我 (组群内) 观点, 用消极词汇修饰他者 (组群外) 观点^[36]。

《纽约时报》使用了如下赋予中国政府特定特征的动词: *put down*, *suppress*, local officials *silenced* any complaints, *keep* residents *from* airing their grievances to higher authorities, government has *shown little interest in* preserving the city's architectural heritage。“镇压”“禁止”“压制”“漠不关心”等动词, 赋予了中国政府一定的特征: 习惯使用暴力, 不愿倾听民声, 只顾眼前的利益, 为了追求经济发展不惜牺牲文化遗产。

《纽约时报》使用了如下赋予中国政府特定特征的名词化词汇: *mistreatment* of local workers, a so-called *zero-tolerance* system。“虐待当地工人”和

“零容忍制度”很容易激发受众认知中的有关某个政体的“否定”, 进而加强了西方受众对《纽约时报》将中国构建为“独裁者”身份的“消极”认知。

(三) 框架化策略

Hart 认为, 框架化策略包括两个基本内容: 一是范畴化 (categorization), 二是隐喻化 (metaphorization)^[37]。概念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表现为, 可以在对社会参与者 (social actors) 的范畴化过程中, 对其进行清晰地辨别^[38]。范畴化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可以引导受众认同语篇陈述对象, 因此, 话语生产者可以通过范畴化, 将语篇陈述对象刻意分类, 进而将自己的主观意愿传递给受众, 以达到话语生产的目的。例如, 在话语实践中, 出于不同的话语目的, 话语生产者可以将从商者范畴化为“经济学家”“商人”“奸商”等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 这些词语的范畴化分类可以被话语生产者赋予不同的意识形态。

1. 范畴化

(1) 被范畴化了的“一带一路”(如图1所示)

通过对选取的语料进行统计, 发现《纽约时报》向受众提供了阐释和谈论“一带一路”的方式, 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范畴化为攻势 (push, 9次)、倡议 (initiative, 9次)、计划 (plan, 18次)、阴谋 (scheme, 6次)、扩张 (expansion, 6次)、马歇尔计划 (Marshall Plan, 3次)、野心 (ambition, 6次)、项目 (project, 9次)、计划 (intention, 3次)、控制 (controls, 6次)、努力 (effort, 6次)、经济生命线 (economic lifeline, 3次) 等词语。以上词语都是《纽约时报》报道中对“一带一路”的不同表达, 虽然分类和用法各不相同, 但都隐含着某种意识形态, 或多或少隐匿着一种霸权思维, 让受众误认为中国别有用心。在这种范畴化概念下, 受众可以这么认知: 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 只是因为中国国内产能过剩和外汇过多, 国内市场已经饱和, 才在国外寻找资源、寻找出口, 中国才是“一带一路”最大的受益方, 没有所谓的“共赢”之说。对“一带一路”的范畴化表达, 可以让受众在概念化“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形成不同的框架, 并按照《纽约时报》的意图, 理解报道以及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

为了实现述谓策略中的情感效应, 话语生产者倾向于使用特定的、反复出现的惯用主题去表征外部组群^[39]。Wodak 识别了语篇中常见的十个惯用主题: 劣势 (disadvantage)、负担 (burden)、经济 (finance)、移位 (displacement)、剥削 (exploitation)、文化 (culture)、性格 (character)、犯罪 (crime)、危险 (danger)、疾病 (disease)^[40]。Hart 用上述惯用主题分

析了生产者在移民语篇中是如何应用并激发欺骗者识别模块和情感模块的,在语篇中,述谓间的强制性互动会使受众形成一些认知表征,将移民和一些政治避难者当作社会欺骗者看待^[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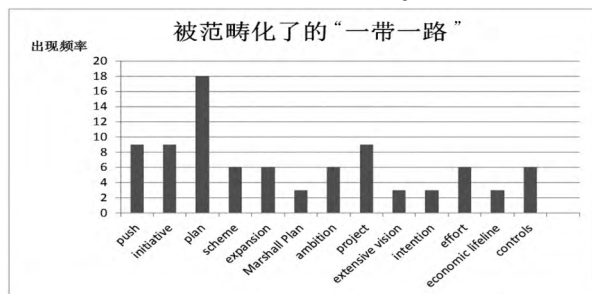


图1 被范畴化了的“一带一路”

(2) 范畴化“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影响(如图2所示)

《纽约时报》在报道“一带一路”中反复使用的惯用主题包括劣势(disadvantage),暗指“一带一路”将给世界带来冲突:中国与参与国的冲突、中国政府与新疆等少数民族的冲突、经济建设与保护古迹的冲突、文化身份与经济冲突、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冲突等,延续了自“冷战”后美国媒体围绕“侵犯人权”和“构成威胁”这两大议题对中国进行不断的负面报道这一套路。

《纽约时报》在报道“一带一路”中使用的惯用主题包括负担(burden),使受众对“一带一路”的感受被范畴化为:抗议(protest, 36次)、憎恨(resentment, 6次)、反对(18次,其中 objection 1次, opposition 4次, dissent 1次)、抵触(resist, 6次)、害怕(fear, 21次)、担忧(9次,其中 worried 6次, wary 3次)、紧张(15次,其中 strains 6次, tensions 9次)、威胁(threat, 12次)、冲突(clashes, 15次)、谨慎(cautious, 6次)、暴力(violence, 6次)、抵触(resist, 6次)。既然受众对“一带一路”的感受都是这些负面的消极的情绪,那么“一带一路”就会被认知为“负担”。这些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是《纽约时报》基于代表美国的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而刻意制造的偏见。

《纽约时报》在报道“一带一路”中使用的惯用主题包括危险(danger),表征中国消极“他者”身份的目的在于制造中国的内部问题:如民族分裂问题、宗教限制问题、人权问题等。这些惯用主题试图把中国构建成一个“存在危险”的、“恐怖”的、“血腥”的、极度需要文明国家去“拯救”的国家,有效激发了受众对中国的反感情绪,帮助《纽约时报》将其意识形态渗透到受众的认知中。这种对中国的否定的“他者”身份表征更加凸显了美国的“救世主”的“积极”自我身份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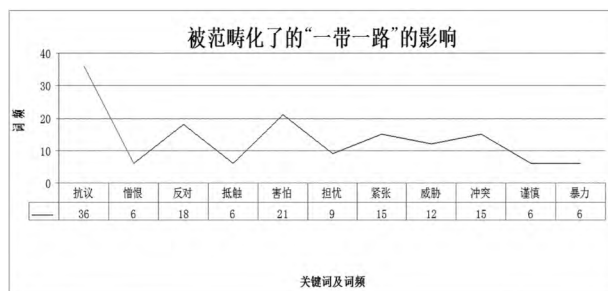


图2 被范畴化了的“一带一路”的影响

《纽约时报》在报道“一带一路”中使用的惯用主题包括剥削(exploitation):组群内部人的权利被剥夺,那么剥削者应该被施以惩罚。如 But not everyone is excited by China's growing role in the Pakistan economy, including trade unions, who said Chinese companies' alleged mistreatment of local workers in Africa in the past had alarmed them. 例子中,《纽约时报》刻意与巴基斯坦及其他非洲国家站在统一立场上,谴责中国企业虐待当地工人的恶劣行为,提醒国际社会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而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最佳途径就是不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十个惯用主题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如果一项政治行动或决定具有特定的危险和威胁性后果,就不应该执行它”,或者说“如果有特定的危险和威胁,我们应该对它做些什么(阻止它发生)”^[42]。可知《纽约时报》的这些报道的言外之意即:既然“一带一路”会带来这么多危险和威胁,那么就不要再加入“一带一路”。

2. 隐喻化

隐喻是一种理想的认知资源,用来概念化现实并传播现实^[43]。通常情况下,这涉及到组群内和组群外的构建和极化^[44]。例如,通过突出特征,隐喻对某种现实的理解优于其他^[45]。同时,通过隐藏特征,隐喻产生了边缘化或排除其他概念化的效果^[46]。当话语生产者选择一组隐喻而不是其他隐喻的时候,意识形态模式就会出现^[47]。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喻是策略性的。话语生产者可以选择某些源域,而忽略其他源域,这种选择反映了他们的意图和意识形态^[48]。如以下三个例子:

(1) The Chinese have got deep pockets; a Chinese-led consortium; snap up more business and land. With its wealth and markets, China is a tantalizing partner; sharply-dressed Chinese appear to outnumber Westerners in hotels, restaurants and the city's airport. 在这段文字中,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隐喻为一个庞大的财团,腰包鼓鼓,经济实力很强,但又

贪婪世俗,大肆挥霍其资本,亏待当地劳动力,不受人待见,又在千方百计引诱其他国家加入“一带一路”。

(2) But propaganda slogans posted across the Old City, like “Everyone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create peace and security”, hint at political tremors in Xinjiang that are much more worrying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n any natural disaster. 例中,中国政府被隐喻成“异形魔怪”,运用镇压的手段,推行严厉的政策。异形魔怪(Tremors)出自美国科幻恐怖电影,电影讲述美国西部小镇普通人抗击来自地底的巨大爬虫生物的威胁的故事。利用“异形魔怪”这一隐喻来影射中国,本质上是“中国威胁论”的观念在发挥作用,借用电影中异形魔怪的形象引导受众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产生抵触和对抗情绪。

(3) It's also a reminder of China's rising strategic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Silk Road initiative gives China influence in, and access to, a huge continent-one with growing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ally important spots, like Djibouti. 例中,空间隐喻的使用表明中国将要“侵占”“囊括”“霸占”当地区域,暗示中国在全世界的经济扩张及中国崛起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中国处于“世界中心”,美国、欧洲各国处于“边缘”,中国经济威胁美国经济。

一旦一个人构建了一个外部群体,并将其及其成员与消极或威胁联系起来,暗示、先天的情感、进一步的情感、认知和行为反应将接踵而至。文本生产者正是有效利用了这些能力和几乎自动的反应,并采用了指称策略和述谓策略^[49]。框架化策略的本质是说服受众对语篇中最凸显的部分进行概念化,从

而激活对整个语篇的认知,最终使受众按照话语生产者的目的更好地理解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及使用的策略。

五、结语

《纽约时报》在报道“一带一路”的语篇中,通过指称策略、述谓策略、框架化策略,将中国构建成“扩张者”“威胁者”“财团”“武器供应者”“独裁者”的“他者”,而将美国和国际社会纳入了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的同一框架内进行话语理解。在这一框架内,说话人与受众具有共同的身份属性。人们进入一个说者与听者的利益、价值观和行为标准一致的框架内时,更倾向于认可说话者的角色、观点与语言信息,并形成对自我和他人所属不同框架的意识,而对与己方利益不一致的他方(中国)具有了排他性。《纽约时报》意在提醒国际社会提高警惕,防止被中国“一带一路”的伪装欺骗而使其实现深藏的“地区霸权”野心,并试图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制定遏制中国的相关政策。

运用 Hart 的进化心理学、认知语言学与 CDA 融合的模式,对《纽约时报》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进行的话语策略分析表明,该话语是美国出于提防中国的心理和对中国文化的偏见面对当前形势进行的重构,其目的是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混淆受众对“一带一路”及中国身份的正确认识。从根本上说,不可能是一种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分析和解释。同时从认知视角印证了对批评话语分析进行研究的可行性,从认知视角对批评话语分析进行研究是 CDA 研究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参考文献】

- [1][2][11][荷]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87,16,187.
- [3]樊亚平,丁丽琼.软性新闻中的意识形态构建——基于日本产经新闻网莫言获诺奖报道的话语分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6-12.
- [4]王辉,贾文娟.国外媒体看“一带一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58-91.
- [5]黄爱萍,李希光.影响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的主要因素——对美国媒体如何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分析[J].中国记者,2002(3):45.
- [6]郑华,李婧.美国媒体构建下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基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相关报道的分析[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6(1):89-96.
- [7]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10):104-160.
- [8]周萃,康健.美国主流媒体如何为“一带一路”构建媒介框架[J].现代传播,2016(6):164.
- [9]黄俊,董小玉.“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传播困境及突围策略[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12):123.
- [10]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83-84.
- [12][20] 张天伟.政治领导人演讲的话语体系构建研究——基于近体化理论的案例分析[J].学术探索,2016(9):29-30.
- [13][14]VAN DIJK T A. Opinions and Ideologies in The Press [A]. In BELLA, GARRET P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C]. Oxford: Blackwell, 1998: 62, 32.
- [15][16][17][19][29][30][32][34][35][37][39][43][49] HART C.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Science: New Perspectives on immigration Discourse [M].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0: 73, 53, 60, 189, 49, 32, 56-57, 133, 63, 70, 73-79, 127, 121.

[18] [24] HART C. Construal Operation on Online Press Reports of Political Protests [A]. In HART C, CAP P (eds.). Contemporary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 London: Bloomsbury, 2014: 40, 174.

[21] [23] CHILTON P A.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M]. London: Routledge, 2004: 46, 48.

[22] CAP P. Proximation: The Pragmatics of Symbolic Distance Crossing[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3: 36.

[25] FILLMORE C. Frame Semantics [A]. In Linguistics Society of Korea (eds.).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C]. Seoul: Hanshin Publishing Co., 1982: 111.

[26] SCHALLER M, NEUBERG S. Intergroup Prejudices and Intergroup Conflicts [A]. In CRAWFORD C, KREBS D (eds.). Foundations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C].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8: 405.

[27] REISIG M, WODAK R.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Rhetorics of Racism and Anti-Semitism[M]. London: Routledge, 2001: 30.

[28] WODAK R.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A]. In WODAK R, MEYER M.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 London: Sage, 2001: 63-94.

[31] 陈鹤三. 再论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层面[J]. 外语研究, 2011(4): 23-29.

[33] FOWLER R.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M]. London: Routledge, 1991: 16.

[36] VAN DIJK T A.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Cognition[A]. In CHILTON PA, CHAFFNER C. Politics as Text and Talk: Analytic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Discours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232.

[38] VAN LEEUWEN T.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Actors [A]. In CALDAS-COULTHARD C R, COULTHARD M (eds.).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 London: Routledge, 1996: 32-70.

[40] [42] WODAK R.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A]. In WODAK R, MEYER M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 London: Sage, 2001: 63, 75.

[41] 张天伟. 基于进化心理学的批评话语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5): 79.

[44] HART C.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Metaphor: 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08(2): 105.

[45] [46] CHILTON P A. Security Metaphors: Cold War Discourse From Containment to Common House[M]. New York: Peter Lang, 1996: 74, 154.

[47] [48] WOLF HG, POLZENHAGEN F. Conceptual Metaphor as Ideological Stylistic Means: An Exemplary Analysis[A]. In DIRVEN R, FRANK R, PUTZ M (eds.). Cognitive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Ideology, Metaphors and Meanings[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3: 262, 263.

Research on Discourse Strategy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aking *New York Times*' Reporting on "One Belt and One Road" as an Example

Chen Qin Lin Lizhen

(Zhicheng College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the study of CDA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spots. On the macro level, there is van Dijk's social cognition model, and on the micro level, there is Hart's strategy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van Dijk, the *New York Times*' coverage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highlights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China and its ideolog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H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 and CLA., this paper makes a microscopic analysis of *New York Times*' reporting on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finds that the manipulation of ideology is implicit in the discourse strategies, which mainly include reference strategies, predication strategies and framing strategies. The *New York Times*' mainly relies on alleged strategies, narration strategies, and framework strategies to create a variety of statements about China's threatening negative effects, hindering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microscop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scourse strategy of achieving ideology further verifi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Key words: discourse strategy; CD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ne Belt and One Road"